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夜雨秋燈錄

□文蓮

余亂後售書賣畫，時客於古淮陰市上，每聆里巷婦孺嘖嘖道吳貞女事。頃又幕游嶽水，晤胡君少瑜上舍，詳述貞女之生死崖略，輒口鑿鑿，淚涔涔焉。吳貞女，清河人，其父諱慎裕公，儒士也。貧為當道傭書。母夫人素敦坤範，夜夢口吞蓮花，而生貞女。父歿，女方髫齡，終日寡言笑，操刀尺，習女工，幼許字同里徐氏子。念父歿，而夫家亦貧，且構家難，以至女年二□有八，尚未行親禮。徐氏子旋以瘵歿，撇堂上白頭。母素審貞女賢，秘不以訃。女晨起，忽哭告母曰：「徐家郎其殞謝已乎？」問語何不祥，曰：「夢有儒衣冠拜於門外者，非耶？」母已審噩耗，不禁失聲，泣曰：「誠如兒言，奈何奈何？」

女自起，更■衣，走哭於徐氏之門。母不忍鉗禁，聽其去。姑見之，益凄惋惶惑，不知云何。女先拜其姑，始哭其婿，周旋中折，哀毀莫生。行路者過門聞哭聲，莫不步為止，而涕為墜也。姑俟其哭竟，忍淚告之曰：「吾無福，負此賢婦，天也命也，夫復何言！然兒之哀哀已申，其即迴瀛第乎！」女大聲曰：「兒無狀，未克侍亡者，供含殮，罪戾滋深。今既登其堂，奠其主，妾身分明矣，更何歸焉？」姑曰：「吾亦貧也，未亡人行將為殍，再添新婦，能吸風為活耶？」曰：「兒不敢以口腹累母，□指尚可謀生活。誠以亡者遽凋落，失溫清，抱罪九京下。兒既延殘喘，敢不代厥職補幽恨乎？」姑又曰：「兒誠賢矣，其如母夫人者，亦孀孤無依何？」曰：「是惟賴吾姑之慈悲耳。」於是體貞女烏私，使往來朝夕，兼定省焉。

女刺繡雕繪，宛轉如生。人得其佩囊等物，則珍襲之以為寶。有憐而予以倍值者，女必卻之，曰：「吾不幸為女人身，又失所天，是前生因，尚敢取非分財，貽罪戾乎？」人益義之。求手制者，門外踵為接。然由此勞悴，目幾失明。

一夜夢天女，冉冉降中庭，以丹授之曰：「吾天孫也，憐子貞孝且有疾，攜奉神丹，子其吞之。」女視丹，圓如珠，燦如火，再拜檢衽而後服。神女去，女自覺心遽安而病若失。翌再買絲挑線，功倍往時。

逾數年，姑又病，女衣不解帶者數月。殆瀕留時，笑謂女曰：「吾不幸有殤子，何幸而有貞婦耶？吾年來得汝調養，勝於若在時也。今已矣，行將告爾舅爾夫於地下矣。吾兒幸依阿母活，毋以我為念。」言已，目遽瞑。女毀瘠號痛，淚墜成冰。其母恐女殉，預往防閒之。女泣邀四鄰坐堂上，奉母坐屋隅，稽首曰：「吾夫死，吾姑又死矣。族無接續之緒，家無期功之親，留此數椽，下及什物，何所用乎？擬乞諸長者，代為全售，為吾姑殮葬費用。」眾曰：「善。」遂盡以其資，營齋奠，就窆。事畢，女向母拜別，意將雉經，母急抱而止之曰：「兒無姑，尚有母也；兒再死，則我之數根窮餓骨，交付伊誰耶？」由是女始大歸，永作依母計。清明寒食，則以一盂麥飯，哭於徐氏墓道。女每號慟，長河之水，則嗚咽不流。其族叔某，時勸女再適，女大聲屏逐之，不容其刺刺語。

舊居老屋，為秋風所破，修葺殊難。時河北中大王廟比丘尼某，亦以名媛披剃，素精戒律，永謝俗塵者，女與諗熟。且先有嫠婦劉嫗，亦因前妻子不孝，攜己生一幼子、一幼女居焉。素多苦行，遂奉母行僑寄。尼曰：「一食清齋，頗為不乏，且踵余懺悔可乎？」諸女伴針黹之餘，更習諷誦。雙柴靜掩，燈花寂然。

至咸豐□一年，捻匪猖狂，由東魯席捲而至。時正上元節，大府方盃杯看鼇山燈，聽鈞天曲，不為防。萬騎沓至，官吏始鳥獸散。邑之民遭焚掠擄殺，慘何可言。越三日，貞女輩尚閉戶不深悉。會里有被脅者，登垣告之。尼出，果旌幟遍山谷，鼓角作哀音，歸急扃其扉，曰：「賊至矣，奈何？」女從容整衣履，跪求母訓。母睜視良久，曰：「若輩犬羊肆淫毒，我且不忍見，況汝乎？行行，吾其從汝志。」劉聞之，亦攜女出。已同至淺水，見幼子方徘徊岸側，劉呼之曰：「兒來兒來，兒生必虜，即免，兄嫂亦不可久居，蓋相從地下。」兒果奔至。尼見之，撫掌曰：「善哉善哉，是方不愧清靜優婆夷也。」於是六人一齊投水死，此裔從者所親見也。賊■，邑之人士聞之，雖未請旌，莫不曰「貞女貞女」云。

又數年，一皖南士人，偶至貞女死所，臨流瞻眺，忽見一美女子，哭立水面，風鬟霧鬢，儀態萬方，手捧赤蓮花，冉冉行且歌，歌曰：採蓮復採葉，骨似寒冰心似鐵；猶記湘壘畢命時，魚不敢吞，龍不。採蓮復採根，生為貞體死貞魂；既與菀獨又寇亂，生之殺之天地恩。採蓮復採藕，纓絡垂珠大如斗；精衛銜冤不敢啼，猶向重泉攜母手。採蓮復採幹，苦海苦海有彼岸；生亦死兮死亦生，太息重呼諸女伴。採蓮復採花，彩雲一片喚朝霞；金銀珠寶有宮闕，帝許貞魂去作家。

士人方癡聽，忽土人有素識女者，遽呼曰：「此吳貞女耶！」女遺花而杳，亭亭植水面，長可□丈，光燭雲霄，移時方烏有。

懊儂氏曰：蓮者，根勁直而污泥不染，子倒垂而苦心實多，淨品也。非九死不回之貞女，誰克當之而無愧也？歌雖近幻，而辭則近悲，作泡影可也，作誄詞亦可也。當其月帔風裳，亭亭出水，豈自炫歟？亦以愧夫世之為人臣子，驚戀其位，橐飽其祿，大變當前而貪生怕死者。